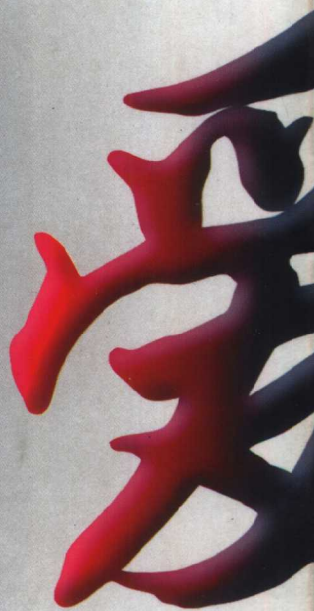


曾赤兵等 著

影
视
文
学
作
品
选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曾赤兵等
著

苦

爱

影视
文学
作品
选

中国
发展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爱：影视文学作品选/曾赤兵等著. —北京：中国发展出版社，1997. 4

ISBN 7-80087-268-8

I. 苦…

II. 曾…

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-选集②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-选集

IV. I235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1890 号

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35 电话：66180781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1/32 850×1168mm 印张：19

字数：442 千字 印数：1—15000 册

定价：19.80 元

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，可向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儿女无尽情

..... 曾赤兵 唐 方 (1)

主 角

..... 仲南海 (73)

国色天香

..... 海 岫 (143)

给他一个城市

..... 乌兰齐日格 (249)

元帅和火头军

..... 伊 萌 (329)

母子泪

..... 纪华云 (357)

武林之谜

..... 斯星灿 (413)

龙虎代代

..... 曾赤兵 (463)

无名女

..... 唐 方 (549)

儿女无尽情

○曾赤兵 唐 方



1. 招摇：母女酷似

广州。大酒店。舞厅。子夜时分的激光灯在刺激的音乐声中旋转、闪耀，衣着入时的男男女女踩着海派装扮的女歌星兴奋的歌声着迷地跳着、舞着……

一位身着红色连衣裙的少妇，在一位英俊男子的陪同下步入舞厅。这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，有着苗条的身材，隆起的乳峰，圆圆的臀部，以及波浪优雅的发型，使得身旁不少中外男女投来赞叹、欣赏、羡慕以至贪婪的目光。

这对男女在翩翩起舞。

男子：“一切都安排好了！”

少妇含蓄地点头微笑。

客房门口。一位身穿西装的青年对两个干部模样的人抱

歉地一笑：“总经理正在舞厅消遣……”

大腹便便的干部：“是呵，她是大忙人！我们先去看看她……”

舞厅。男子对少妇道：“他们来了！”

少妇旁若无人，更加飞快地旋转着。舞厅门口，两位来客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妇。

西服青年：“我去报告一下……”

客厅。少妇热情地让座：“坐吧、坐吧！”指着英俊男子和西服青年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助理高明、秘书纪灵！”

少妇：“纪灵，香港的电话……”

纪灵：“我马上去催……”

大腹便便的干部递上名片：“我们富达公司准备和内地的乐山公司搞个联合公司，但无法筹集八万元资金。一位密友介绍说只要找到龙总经理，就一切都好办了！我们来，就是请您这位财神奶奶，啊，哈哈……”

龙义菲微微一笑：“知道，知道，夏经理太客气了！”

纪秘书：“总经理，香港您表兄的长途电话接通了！”

龙义菲起身：“对不起！”步入隔壁。

纪秘书递烟送火，添茶待客。

只听龙义菲哈哈笑着：“表兄，说定了，马上给我汇个整数儿来！对，老地方！我爹妈的钱，你尽管用就是了！那几亿资产，你能吃去多少？哈哈！我呀，很快去一趟日本，对，那笔买卖！谢谢你的祝福！”

夏经理侧耳听着，不由与副手面面相觑。

龙义菲叼着一枝烟款款走来：“钱是不愁的！八万元我投资，资金不够的话，我再从别处划二十万元给你们公司！以后把我父母的资金引进来，就能干更多的大事业啦！”

夏经理受宠若惊：“龙总，太好了！我们推您当董事长！每月六百元薪水如何？”

副手当即掏出聘书和一沓十元钞票。

龙义菲微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得到乐山亲眼看看，才能放心！”

副手忙掏出三张机票：“已经给您准备好了机票！”

纪秘书忙搭话：“总经理，那东京……”

龙义菲从身边提包中掏出护照：“马上请办事处重办签证，推迟行期！先国内后国外嘛！”

夏经理顺手接过护照：“我，开开眼，没见过！”

龙义菲一笑松了手。

绿皮护照打开了。照片上和眼前的龙义菲毫无二致，但年岁上要显得稍老一些。

夏经理盯着龙义菲：“龙总，风华正茂呵！”边说边把护照递给纪秘书。龙义菲开怀大笑。

纪灵的手微微发抖，我们看到那照片下的名字分明是：唐文洁。

北京。唐文洁家。晚。

从比较考究的陈设、装饰，看得出这是个条件优越的家庭，但五斗橱上方悬挂的黑镜框里的男子照片告诉我们，这家的男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女主人唐文洁正在翻各处的抽屉，像是在回忆中寻觅着什么。这是位五十多岁的女子，身材依旧那么姣好。她是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一位老练能干的外贸领导干部。

隔壁传来翻箱倒柜的声响。唐文洁的小女儿、二十七八岁的龙义侠正在焦急地寻找什么。她失望地关上一个个抽屉、柜门，看着屋里到处都是被翻乱的东西。

唐文洁的二儿子龙昆仑回来了，他惊讶地看着母亲和妹妹：“妈，这是干嘛呢？”

龙义侠像见了援兵似地：“二哥，见着妈的护照没有？”

2. 护照：你在哪里

龙昆仑一听是妈妈的护照不见了，不由松了口气，这老太太不知塞哪儿了，便说：“这事得问大哥，那个一厂之长，会把这些过眼小事记得一清二楚！”

龙义侠跳到写字台边，拿起电话就给大哥办公室拨了过去。

华丽纺织厂。厂长办公室。

三十四岁的年轻厂长龙九洲拿起电话：“小侠呀？什么？”

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拿着几张报表，请龙九洲签字。他看了看，拿起笔签上字。

话筒中传来妹妹的声音：“妈妈的护照找不到了，你有印象吗？放在哪儿了？”

龙九洲愣了一下，哈哈大笑：“我当是什么事呢！前几天，你大姐回家，拿给小星星开了开眼，是不是她放什么地方了，怕小星星乱拿？”

又一位三十几岁男同志出现在龙九洲身旁。龙九洲拉把椅子让他坐下来。他是质量科长熊飞。

龙义侠放心的声音：“行了，我待会儿给大姐打电话吧！”

龙九洲：“不用，明天是她们厂休日，待会儿她还回家呀？”

龙义侠笑了：“嗨，把我急糊涂了！大哥，你早点儿回来！要不，我那未来的嫂夫人又有意见啦！”

龙九洲笑道：“调皮鬼！”把电话挂上了。

在电话机旁等待他的熊飞说：“厂长，进口的设备，像是别人退了货又发给我们的，还缺了不少备品备件，想坑咱们！”

龙九洲一愣：“噢！海关、商检是怎么控制的！走！看看去！得狠狠地罚那些不讲信义的贪婪外商！”

他们快步走向门口。

唐文洁家。晚。

门被推开，露出三岁多的小星星的圆脸蛋，这是唐文洁的外孙女。

小星星大声叫：“姥姥，我来啦！”身后跟进了老成持重的沈志成。

唐文洁张开双手，迎接外孙女。小星星咯咯笑着扑入她的怀中。“啪、啪、啪”亲了她左右腮和脑门三下。

沈志成亲切地叫道：“妈！”

唐文洁：“志成，义菲怎么没回来？”

星星：“我妈妈出差啦，到杭州去开会！”

唐文洁：“噢，走了几天了？”

沈志成：“三天了。”

龙义侠悄悄往小星星手里塞了一大块巧克力，小声说：“别叫姥姥看见！回头又说你……”

小星星用手挡着小嘴巴：“上火！拉不出屎！”

娘儿俩咯咯笑着。

龙昆仑走过来，揽着小星星的头：“走，跟小舅背诗去！”

龙义侠不满地：“哼，就知道增加‘精神食粮’！”

小星星马上俏皮地：“对！‘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’！”扮个鬼脸跟着小舅龙昆仑进了另一房间。

一家人看着小星星调皮的样子，都不禁舒心地笑着。

唐文洁给女婿倒了杯茶：“志成，上次义菲来，把我护照

拿给小星星看，后来放哪儿了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
沈志成一愣：“找不着啦？哟，我没看见，问问星星吧！”
他走进龙昆仑的房间。

小星星跑了出来，问姥姥：“姥姥，嗯，是那个有妈妈照片的绿皮小本子吗？”

唐文洁：“那是姥姥的相片！”

小星星不服地：“妈妈的！妈妈跟姥姥长得一样好看！”

唐文洁笑笑：“好、好，你知道在哪儿呀？”

小星星：“妈妈拿走了！”

众人一惊。

龙义侠：“真的吗？”

小星星犹豫一下，转身跑到姥姥床边，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，递给唐文洁：“这是妈妈放这儿的！”

唐文洁赶紧打开，匆匆一看，陡然变色，倒在椅子上。

3. 常规：祸不单行

就在唐文洁打开长女留下的信件的时候，龙义菲刚在广州那个大酒店的套间中送走了夏经理两人。她旋即拧开录音机，在疯狂的音乐中，起劲地扭动着胸肩臀部，助理和秘书随即和她分别舞动着。

她跳热了，边扭边脱下裙子扔进隔壁的门中，只穿一条超短裙，戴一个胸罩。

她扭到茶几边，拿起那一沓人民币，一掰两半，塞到两个男子手中……

纪秘书看看表，指了一下，龙义菲扭进了里间。

大门，轻轻推开，走进两个生意人。

穿戴好了的龙义菲招呼他们落座。

她翘起丰腴的大腿，从裙下露出雪白的一大截……

这边醉生梦死，那边怵目惊心。龙义侠正紧锁双眉念着姐姐的信——

“妈妈，女儿对不起您！盗用您的护照去干一番事业！”

“我舍不得生我养我的妈妈！也舍不得正在成长的女儿，但我又不能不离开母亲和女儿，寻找我要寻找的东西！不是到处在讲‘改革，能者多得；承包，干部多捞’吗？我想闯荡一下了！”

“因为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需要金钱，需要刺激！身边的一切，对于我都是不能适应、不能满足的！信仰的灯塔在我心中已经崩溃，未来的憧憬在我面前早就暗淡，一切都看透了，什么都没有意思！我的遭遇您是最清楚的，不能算不悲惨！一个女孩子最珍贵的贞操、爱情早已被玩弄了，人生的道路上投下了抹不掉的阴影，我已经寻找了报复，但不久前我的计划开始败露，所以不得不走出家庭的小圈子，寻找新的报复，新的安慰！”

“原谅您有罪的女儿吧！也许我的出走会给您带来许多麻烦与痛苦，那就更对不起您了！在心里永远地恨我、骂我吧！再见了！”

小星星一声声呼叫着：“妈妈——”

义侠恼怒地：“喊什么，你妈早不要你了！”又心酸地把孩子揽在怀中。

‘唐文洁捂着太阳穴，走进自己的卧室。门，重重地关上了。

沈志成向龙昆仑伸手：“给我……一枝烟！”

龙昆仑一愣：“不是早戒了吗？”

沈志成：“给我一枝！”

龙义侠不由分说，从哥哥上衣兜里掏出烟盒，递给姐夫：“抽吧！”说着，眼泪流了下来，紧紧把小星星搂在怀中。

沈志成又点燃了一枝烟，烦躁地踱着步子。

龙昆仑放下手中的笔，推开面前的稿纸。“姐夫，我大姐对不起你！她原来的事……”

沈志成拍拍内弟的肩膀：“我都知道，我都谅解，可我……不会做个好丈夫……给她的太少……”

龙昆仑：“不，她太贪婪！太自私！太无耻！嗨——我、我怎么会摊上这么个不争气的姐姐！”他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脑袋。

沈志成拉住了龙昆仑的拳头。

唐文洁卧室。

龙九洲气愤地一拳捶在写字台上：“妈，出事了！”

唐文洁点点头：“我正准备写请求处分的报告！”

龙九洲一愣：“您知道了？”

唐文洁把那封信递给他，龙义侠一把夺了过来：“大哥，你说的是些什么？”

龙九洲摸不着头脑地：“刚进口一台设备，海关漏检，打开一看，是别人的退货给了我们，又缺少备品备件，要追究责任，还要让外商承担经济罚款呀！”

唐文洁马上正色地：“真有这么事？不能让国家受损失！我马上打电话！”

龙义侠拉住母亲：“得了，妈，明天再说吧！”

唐文洁甩开女儿的手：“你懂什么？”走了出去。

义侠把大姐的信递给哥哥看，龙九洲看着看着，脸上布满阴云。

唐文洁走了进来，问长子道：“九洲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”

龙九洲深沉地：“走就走吧，人各有志，何必相强！大妹是个弱者！她自己播下了苦涩的种子，会尝到辛酸的苦果的！”片刻，又问母亲：“妈，要不要我替您写请求处分的报告？”

4. 儿女：不同轨道

唐文洁摇摇头：“你赶快写一个请求海关和贸易局调查这台进口设备情况的报告，催促他们马上与外商联系！”

龙义侠：“得了，妈，写了报告又有谁管！”

唐文洁：“要相信党的力量！”

华丽纺织厂仓库。晨。

照相机的镁光灯一闪一闪地在为一台拆开包装的设备拍照。

海关关长凌霄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干部，面孔铁青，狠狠瞪了一眼身旁衣着讲究的检查员吴妍，这姑娘的眼泪成串地流了下来。

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唐文洁和一位中年同志轻声交换着意见。

纺织厂质量科长熊飞拉了一把龙九洲，指了指吴妍，小声说：“厂长，就是那个漂亮姐儿漏过来的，听说是哪个副部长的女儿！”

龙九洲严肃地：“闭嘴！”

唐文洁轻声问凌霄：“老关长，您看……”

凌霄：“问题严重，性质恶劣，属于咱们自己的，要严肃处理；属于外商的，要加倍索赔！”

凌霄家。晚。

凌霄身子陷在沙发里。他的爱人迟远芳把一杯热茶放在茶几上，心事重重地坐了下来。

凌霄：“其他都是小事，可这影响我们的声誉！外商会得意忘形地说：哈，偌大个中国，竟这么好糊弄。笑我们败家子！不会做买卖！”

迟远芳犹豫地：“这事的牵扯面儿太宽，你就……嗨，这个龙厂长也是，何必这么郑重其事地打报告，造成这么大影响！”

凌霄：“你知道这位龙厂长是谁？”他回过头来，拍拍妻子的肩膀：“就是你未来的女婿！”

迟远芳把茶杯轻轻放下：“啊？！”

他们的女儿凌云鹰走了进来，边脱着罩衣边问道：“谁的女婿惹你们啦？”

迟远芳：“你那女婿，把你爸爸他们给告啦！”

凌云鹰不解地：“嗯，怎么回事？”

公园。晚。

一只手从一个红色挎包中取出一瓶酸奶，塞到龙昆仑手中。

龙昆仑没有接，他和女友索布德坐在长椅上，无言地望着眼前的湖水。湖水在微风中泛起层层绿波。

索布德劝解地：“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大姐走了也没办法，只是苦了孩子！她要真不回来的话，等咱们……”她羞涩地停了停，“把孩子领回来！”

龙昆仑抬起头，向索布德投去信任、感激的目光。

索布德小声说：“真的……咱们……宁可就小星星……一个！”

龙昆仑一阵冲动，要吻索布德，但被她用酸奶瓶巧妙地挡住了。龙昆仑愣了愣，笑了，拿起奶瓶香甜地吮吸着。

梁辛家。晚。

龙义侠放下茶杯：“真要命，你搁了多少茶叶？”

她的男朋友、三十岁的小伙子梁辛头也不抬地写着稿子：“浓茶者，可提神熬夜写小说也！”他写完最后一个字，“就是……太苦！”

龙义侠被触动了，神色沮丧地：“是啊！”一下子瘫坐在床上。

梁辛奇怪地：“你不舒服？”

龙义侠掏出那封信。“给你提供一个写小说的素材吧，我二哥让给你看看！”

梁辛：“噢，他没写一篇吗？”说着拿过信看了起来。

龙义侠：“他正给编辑部修改那部中篇小说呢！”

梁辛惊异的表情。

梁辛：“大姐……嗨！糊涂呵！……你们这么相信我，把家里的事全告诉了我，我也不该向你们隐瞒什么……”

龙义侠听了莫名其妙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梁辛从衣兜中掏出一张纸，递给龙义侠：“给二哥看看，他会告诉你的。”

龙义侠狐疑地打开，这是一张诊断书，上面写着：白血病。

龙义侠：“这病要紧吗？”

5. 打击：接踵而至

龙昆仑卧室。晚。

龙义侠：“你倒说呀！二哥！这病……”

龙昆仑缓缓地放下诊断书：“有生命……危险！”

龙义侠一把夺过诊断书：“你胡说！你骗人！你吓唬我！”

龙昆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龙义侠：“真的？”

龙昆仑点了点头。

龙义侠：“天——”跌跌撞撞奔了出去。

唐文洁卧室。龙义侠扑倒在妈妈床边，“妈！”

唐文洁赶紧放下手中的报纸：“小侠，怎么了？”

龙义侠抽泣着：“梁辛，他……”

唐文洁一惊：“他怎么？”

龙义侠：“他得了白血病——不治之症！”

唐文洁死死地盯着诊断书。

电话铃急促地响着、响着、响着……

唐文洁有些失神地拿起电话：“是我，什么？”

电话中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：“龙九洲的报告激怒了一些领导，他们认为九洲把事态扩大，是别有用心！”

唐文洁重重地挂上了电话。

窗外不远，铁路上正开过一辆长长的列车，传来沉重的响声。

列车过去了。又一声汽笛长鸣。

唐文洁惊醒过来，她的心逐渐平静下来：“儿女们都大了，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！应该相信他们，不可信的只是少数！”

唐文洁拨动电话：“喂，龙九洲在吗？九洲，我是妈妈，你听我说，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！不要瞻前顾后的，你应该成熟了，我们宁可丢掉副经理、厂长的乌纱帽，也不能让国家在名誉上、经济上受到损失！”

画面中九洲激动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明白了！”

唐文洁挂上电话，走到窗前，看着远处若明若暗的灯海，沉思道：“唉，我们有些儿女被搞得不明不白，是谁使他们这